

# 漢語稱呼類雙賓句及其相關句式的歷時考察\*

金瑛\*\*

---

## ◁ 목 차 ▷

---

- I. 引言
  - II. 近代漢語中的稱呼類雙賓句及其相關句式
    - 1. 包含稱呼類動詞的各類句式
    - 2. 雙賓句及其相關句式使用頻率的比較
  - III. 現代漢語中的稱呼類雙賓句及其相關句式
    - 1. 包含稱呼類動詞的各類句式
    - 2. 雙賓句及其相關句式使用頻率的比較
  - IV. 稱呼類雙賓句及其相關句式的歷時分析
  - V. 結語
- 

## I. 引言

雙賓句作為世界語言中常見的句式之一<sup>1)</sup>，一直以來都是語言學者關注的焦點之一，漢語雙賓句更是紛繁複雜，伴隨着整個漢語語言學研究的步伐，對它的研究從未間斷。但令人詫異的是前人研究中有大量的有關“給”、“送”、“問”，“告訴”、“偷”、“搶”、“吃”等動詞構成的雙賓句的研究，而由“叫”<sup>2)</sup>構成的雙賓句的分析却是點

---

\* 본 연구는 저자의 박사학위논문 중 일부를 발췌하여 보충하고 정리한 논문임.  
본 연구는 남서울대학교 2014년도 1학기 [교내공모과제] 지원을 받아 진행된 연구임.

\*\* 南首爾大學校 中國學科 助教授

- 1) 朱德熙(1982: 117)等大多數語言學者引用“雙賓”這一表現句法特點的用語，作為該句式的名稱，即“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張伯江(1999)等則主張使用“雙及物”這一用語，即“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不過“雙及物句”涵蓋了包括介詞“給”、“從”等在內的諸多句式，其範圍遠遠大於本文所要考察的內容。因此本文仍舊沿用“雙賓”這一傳統叫法。
- 2) 《現代漢語詞典》(2008:688)中“叫”作為動詞，有兩大義類，七個義項，本文只研究“(名稱)是；稱爲”這一義項中的“叫”，其他義項均不在考察之列。

到為止，并未發現相關的深入研究。

朱德熙(1982:119)認為“叫”類雙賓句中的近賓語和遠賓語<sup>3)</sup>在某方面具有同一性，便將這類句式叫作“等同”類；馬慶株(1983:103-104)將其叫作“表稱”類，並列舉了較多的相關動詞；李臨定(1984:152-153)則將其歸入“叫”類型中。本文認為“叫”類雙賓動詞主要具有“稱呼”義，因此將此類句式稱為“稱呼類”雙賓句。這一句式的早期研究重心主要放在了“分類”、“歸類”及介紹相關動詞上。“稱呼類”雙賓句與包含“給”、“送”等動詞的“給予”類句式，“偷”、“搶”等動詞的“取得”類句式<sup>4)</sup>並列放在了典型的雙賓句中。但本文分析發現稱呼類雙賓句與兩類典型的雙賓句在句法、語義等層面都存在着很大差異。請看下面的例句<sup>5)</sup>。

- (1) 我送他一條大紅羊毛圍巾。
- (2) 一個同學搶了他兩個小銅子兒。
- (3) 導演叫他小胖子。

例(1)中的“送”是典型的“給予”類雙賓動詞，包含這一動詞的句式在句法上不但可以自由添加“了”等時態助詞，還可以與“V給O1O2”、“給O1VO2”、“VO2給O1”等相關句式自由轉換，但“叫”既不能添加“了”，也不能與上述3類句式自由轉換。可以說，除了動詞后具有兩個賓語這一句法特點之外，“送”與“叫”毫無相同之處。例(2)中的“搶”是典型的“取得”類雙賓動詞，包含這一動詞的句式在句法上也可以自由添加“了”等時態助詞，也可以與介詞“從”字句自由轉換，但“叫”與“搶”在這一點上也無相同之處。另外，除了句法特點之外，語義上來看，例(1)表現了“一條大紅羊毛圍巾”從“我”向“他”的傳遞，即“客體”從“施事”向“與事”的傳遞，而例(2)則表現了“兩個小銅子兒”從“他”向“一個同學”的傳遞，即“客體”從“與事”向“施事”的傳遞<sup>6)</sup>。這種“傳遞”義是

3) 朱德熙(1982:118)將雙賓句中的兩個賓語稱為“近賓語”和“遠賓語”，而包括趙元任(1968:167)在內的諸多學者則使用了“間接賓語”、“直接賓語”這兩個用語。比起單純表達動賓距離的“遠、近”，“直接”和“間接”更能表現動詞與賓語支配關係的輕重程度，因此本文也將沿用“間接賓語”和“直接賓語”這一傳統叫法。

4) “給予”和“取得/獲取”是雙賓句中最常提及的兩大類。朱德熙(1982:118)與太田辰夫(1958:34)等都使用了這一分類法。

5) 本文例句均出自北京大學語料庫(CCL)。

6) “施事”、“與事”、“客體”是典型的雙賓動詞所具有的3個必有論元。“施事”一般是實施動作

典型的雙賓句所具有的最重要的語義特點。但稱呼類雙賓句的“傳遞”義却顯得模糊不清，勉強可以被看作是抽象的傳遞。共時層面上的比較，証明了稱呼類雙賓句與其他兩類典型的雙賓句有着巨大差異<sup>7)</sup>。本文認為只有在歷時層面對稱呼類雙賓句進行深入分析，將雙賓句與其他的相關句式進行比較，通過對語料進行窮盡性地統計分析，以語言的實際使用情況為立足點，才能正確找出其產生及發展的軌迹以及有別於其他典型雙賓句的語法特點。

## II. 近代漢語中的稱呼類雙賓句及其相關句式

時兵(1999, 2003)指出古代漢語中有像「謂之大伯」<sup>8)</sup>中的“謂”和“呼”這兩個稱呼類動詞，構成了雙賓句。而本文發現，到了近代，不但古代漢語中的“呼”和現代漢語中常用的“叫”等動詞可以摻雜使用，雙賓句和其他相關句式也可以同時使用，如下列例(4)。

(4) “儿呀，有人之時，你就叫我為義父，我呼你少爺；背地里你呼我為父，我叫你姑娘。”

可以說稱呼類雙賓動詞在歷時層面上經歷了新旧動詞的更替變化。除了動詞的更替之外，從明、清、民國時期到現代，雙賓句及其他相關句式交織在一起使用的情況也很常見。王力(1980)將漢語分為周、秦、兩漢時期的“上古漢語”，六朝與隋唐時期的“中古漢語”，宋元明清及《五四》運動之前的“近代漢語”，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的“現代漢語”，一共四個大的歷史時期。雖然除了王力之外，也有學者對漢語歷史時期持有不同的分類方法，但不可否認的是，明(1368-1644)、清

的行爲者，“與事”一般是動作的參與者，“客体”一般是動作所涉及的事物。除了“與事”這一用語以外，前人研究中的“給予句”中還使用了“接受者”，“取得句”中還使用了“奪事”、“提供者”等表達具體意義的論元用語。

7) 太田辰夫(1958: 35)也曾指出“叫”是個能夠帶兩個賓語的特殊動詞。

8) 「謂之大伯」引自《左傳·庄公十九年》。孔穎達稱“大伯”是“門官之長”。在句中“謂”是稱呼類動詞，“之”是第三人稱，這兩個成分與“大伯”一起構成了雙賓句。(參見漢典：<http://www.zdic.net/c/7/16/34312.htm>)

(1636-1911)及民國(1912-1949)是承繼古代漢語與現代漢語的一段非常重要的時期。到了明清時期，唐宋漸漸出現或發展起來的各類句法結構，如“把”字句等都漸趨成熟，而民國時期白話文慢慢得到了普及，更加速了漢語的現代化。本文沿用王力(1980)的分類，並認為近代漢語中的稱呼類雙賓句與現代漢語中的稱呼類句式具有極其緊密的關係<sup>9</sup>，因而將考察這兩個時期這一句式及其相關句式的歷時變化，以求找出這些句式的變化軌跡。首先來看近代時期稱呼類雙賓句及其相關句式的使用情況。現代漢語中主要有“叫”、“喊”以及具有文言色彩的“稱”、“尊稱”、“戲稱”等稱呼類動詞，其中“尊稱”、“戲稱”等動詞的使用頻率相當有限，因此本文將研究對象設定為“叫”、“喊”、“稱”這三類最常用的動詞。

### 1. 包含稱呼類動詞的各類句式

(5) 而今外邊人只叫他金爺。

(6) 因此人都叫他作“傻狗”。

(7) “任憑你如何處置我，如何罵我，就当着人喊我做兔子，喊我做馬鹿，我都答應你。”

(8) “人家稱你為猛張飛，我到今天才信。”

(9) 皆因我身量矮小，都管我叫小李媽。

(10) 他既有形，為甚把他叫鬼？

以上例句是近代漢語中的稱呼類雙賓句及其相關句式，共六類<sup>10</sup>。例(5)是雙賓句，例(6)、(7)、(8)中的“V~作”、“V~做”、“V~為”都是相同的連動結構，而例(9)、(10)中的“管<sup>11</sup>~V”、“把~V”則是介詞句，在這兩類句式中，除了少量光杆動詞之外，大部分為複合結構，如“V作”、“V做”、“V為”等。稱呼類動詞在這些句式中

9) 本文在搜索古代雙賓例句的過程中也發現大量的“給予”或“取得”等類型的雙賓句，但這些古代句式所經歷的歷時變化與稱呼類雙賓句有着很大的不同(參見貝羅貝(2005)、劉丹青(2001)、張敏(2011)等)。本文的考察重點是稱呼類雙賓句的歷時變化，其他類型的雙賓句式均不在考察之列。

10) 在例句分析過程中還發現了一些“V~是”句式，但在現代漢語中已經很少使用，因此本文只做參考，不具體進行分析。

11) 《現代漢語虛詞詞典》(1998:243)和《現代漢語八百詞》(2004:241)均認為“管”具有介詞功能，一般構成“管~叫~”的格式，用於北方口語。

出現時都有參差不齊的情況。爲了考察各類句式的具體使用情況，本文通過CCL對其進行了統計分析。

## 2. 雙賓句及其相關句式使用頻率的比較

稱呼類雙賓句與“V~作”、“V~做”、“V~爲”、“管~V”、“把~V”等相關句式交織使用在一起，爲了了解各類句式在實際語言中的使用情況，本文對各類句式的出現頻率進行了統計分析。雙賓句中典型的間接賓語一般爲人稱代詞，在搜索例句時我們發現，比起“我”、“你”、“她”、“它”等，第三人稱“他”的出現頻率極高，因此將“他”作爲間接賓語與“叫”、“喊”、“稱”一起，在CCL中進行了搜索。統計分析結果如下：

表1. 近代漢語中稱呼類雙賓句及其相關句式的使用頻率比較

分 類		總例句數	出現次數(使用頻率)
叫	叫他NP2 <sup>12)</sup>	1000	32(3.2%)
	叫他作	6768	28(0.4%)
	叫他做		110(1.6%)
	叫他爲		15(0.2%)
	管他叫 <sup>13)</sup>		10(0.1%)
	把他叫 <sup>14)</sup>		8(0.1%)
喊	喊他NP2	61	6(9.8%)
	喊他作		0(0%)
	喊他做		0(0%)
	喊他爲		1(1.6%)
	管他喊		0(0%)
	把他喊		0(0%)
稱	稱他NP2	490	98(20%)
	‘稱他作’		23(4.7%)
	‘稱他做’		63(12.9%)
	‘稱他爲’		152(31.0%)
	‘管他稱’		1(0.2%)
	‘把他稱’		0(0%)

12) NP2是指雙賓句中“直接賓語”所指稱的名詞性成分。

本文在CCL的古代漢語語料庫中，共找出1000條例句中出現的“叫他NP2”句式，又在所有6768條“叫他”例句中搜索出其他相關句式的例句。比起“叫他”多達上千條的例句數，CCL中“喊他”的例句却只有61條，“稱他”也只有490條。例句數雖然相差懸殊，但本文對這些例句的出現頻率進行了百分比計算，得出了上述數據。

分析發現，近代漢語中最常用的稱呼類動詞為“稱”，除了兩類包含介詞的“管他稱”、“把他稱”句式以外，包括雙賓句在內的各類“稱”字句都顯示出較高的使用頻率，其中最常用的句式是“稱他為”，共152條，占31.0%，其次是雙賓句，共98條，20%，然后是“稱他做”，共63條，12.9%，最后是“稱他作”，共23條，4.7%。近代漢語中“叫”并非是最常用的稱呼類動詞。包含“叫”的各類句式中，雙賓句的使用頻率最高，却也只占了3.2%，低於包含“喊”或“稱”的雙賓句。另外，除了雙賓句以外，其他句式的使用頻率更是少之又少，其中頻率較高的也只有“叫他做”，共110條，占1.6%。“喊”也不是常用的稱呼類動詞，61條例句中除了6條雙賓句的例句，占9.8%以外，只有一條“喊他為”的例句，除此之外，其他句式均未搜到任何例句。

為了與近代漢語進行比較，下面再來看看現代漢語中稱呼類雙賓句及其相關句式的具體使用情況。

### III. 現代漢語中的稱呼類雙賓句及其相關句式

#### 1. 包含稱呼類動詞的各類句式

- (11) 應該叫它“水球”。
- (12) 我們常用土話，叫他作“呆瓜”。
- (13) 他們恨我，挖苦我，背地罵我，又喊我做“承重老爺”。
- (14) 有人稱你為“歌王”、“歌聖”或中國民歌之父，你最喜歡哪一個稱號？
- (15) 都管他叫小瘋子兒。
- (16) 把它叫做統一律。

13) “管他叫/喊/稱”中包括“管他叫作、叫做、叫為/喊作、喊做、喊為/稱作、稱做、稱為”等句式。

14) “把他叫/喊/稱”中包括“管他叫作、叫做、叫為/喊作、喊做、喊為/稱作、稱做、稱為”等句式。

與近代漢語一樣，現代漢語中除了稱呼類雙賓句以外，也有“V~作”、“V~做”、“V~爲”等連動結構或“管~V”、“把~V”等介詞句。稱呼類動詞在這些句式出現時也有參差不齊的情況。爲了考察現代漢語中稱呼類雙賓句及其相關句式的使用情況，本文也在CCL中進行了統計分析。

## 2. 雙賓句及其相關句式使用頻率的比較

與近代漢語的分析方法一樣，現代漢語中也用“他”作爲間接賓語，與“叫”、“喊”、“稱”等一同進行了搜索，統計分析結果如下：

表2. 現代漢語中稱呼類雙賓句及其相關句式的使用頻率比較

分 類		總例句數	出現次數(使用頻率)
叫	‘叫他NP2’	1000	229(22.9%)
	‘叫他作’	6537	16(0.2%)
	‘叫他做’		20(0.3%)
	‘叫他爲’		8(0.1%)
	‘管他叫 <sup>15)</sup> ’		122(1.9%)
	‘把他叫 <sup>16)</sup> ’		45(0.7%)
喊	‘喊他NP2’		324
	‘喊他作’	0(0%)	
	‘喊他做’	5(1.5%)	
	‘喊他爲’	3(0.9%)	
	‘管他喊’	0(0%)	
	‘把他喊’	0(0%)	
稱	‘稱他NP2’	2213	232(10.5%)
	‘稱他作’		5(0.2%)
	‘稱他做’		7(0.3%)
	‘稱他爲’		657(29.7%)
	‘管他稱’		0(0%)
	‘把他稱’		60(2.7%)

15) 現代漢語中的“管他叫/喊/稱”也包括了“管他叫作，叫做，叫爲/喊作，喊做，喊爲/稱作，稱做，稱爲”等。

本文在CCL的現代漢語語料庫中，共找出1000條例句中出現的“叫他NP2”句式，又在所有6537條“叫他”例句中搜索出其他各類例句。與近代漢語一樣，CCL中現代漢語的“喊他”例句也只有324條，而“稱他”的例句共2213條。本文對這些例句的出現頻率進行了百分比計算，得出上述數據。

本文分析後發現，現代漢語中最常用的稱呼類雙賓動詞為“叫”，1000條例句中出現229條例句，佔了22.9%，其次是“喊”，共64條例句，佔了19.8%，最後才是“稱”，共出現了232條例句，佔了10.5%。除了雙賓句以外，其他句式中“稱他為”的使用頻率最高，為657條，佔了29.7%，“把他稱”也出現了60條例句，不過本文發現其中43條(71.7%)都是“把他稱為”句式，還有一些“管他叫”的例句，不過也只是佔到了1.9%。

通過前兩章的統計分析，我們了解了近代漢語和現代漢語中稱呼類雙賓句及其相關句式的使用情況，下面就來對比一下這兩個時期這些句式發展變化的情況。

#### IV. 稱呼類雙賓句及其相關句式的歷時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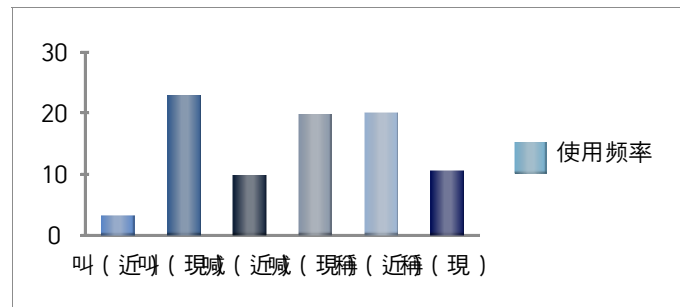
本文在引言中已經指出近代漢語是連接古代漢語與現代漢語的非常重要的時期，因此要對現代漢語中的某些語法結構及特點進行分析，就一定不能忽略其在近代漢語中的使用情況。我們已經對上述兩個時期稱呼類雙賓句及其相關句式進行了分析，下面就來看看這些句式在歷時層面上發展變化的情況。

首先讓我們通過下列圖1看一下包含“叫”、“喊”、“稱”的雙賓句在近代漢語和現代漢語中的歷時變化。

16) 現代漢語中的“把他叫/喊/稱”也包括了“管他叫作，叫做，叫為/喊作，喊做，喊為/稱作，稱做，稱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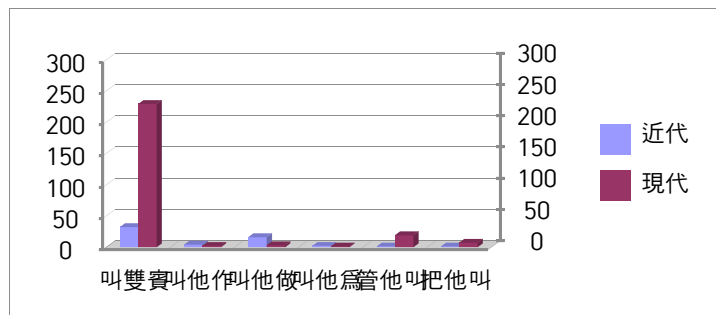
圖1. “叫”、“喊”、“稱”雙賓句在近、現代漢語中的歷時變化



通過上圖可以看出“叫”雙賓句發生了最大的變化，近代很少使用，只有3.2%，到了現代，使用頻率直線上升為22.9%。“喊”雙賓句也是從近代的9.8%，上升為現代的19.8%，不過上升幅度沒有“叫”雙賓句高，然而只從使用次數，而非使用頻率來看，“叫”要明顯高於“喊”。“稱”雙賓句與“叫”、“喊”相反，近代的使用頻率較高，為20%，現代卻低至10.5%，呈下降趨勢。人們在使用各類能夠表達相同意思的句式時出于經濟原則，勢必要選擇更加簡單常用的句式，而淘汰掉其他不常用的句式，這種語言層面的優勝劣汰在共時層面上表現為各類句式互相交織，混雜在一起，很難分辨出哪些句式更具有優勢，但從歷時層面上，卻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些句式漸趨成熟，有些句式却要被淘汰。從這一點上來看，我們發現“叫”雙賓句從近代到現代一直呈現出句式優勢，被大多數人接納並使用，而“稱”雙賓句卻慢慢遭到了人們的遺棄，可以說這種變化符合語言的經濟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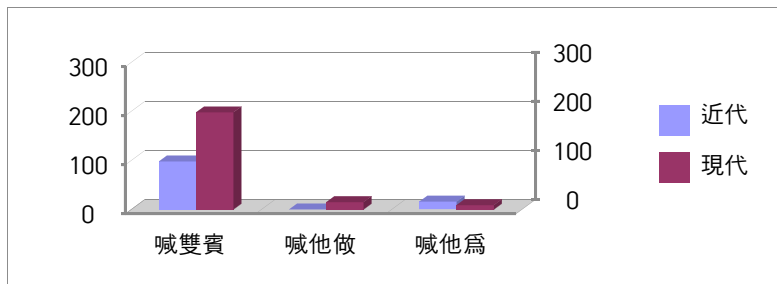
下面再來比較一下稱呼類雙賓句與其他相關句式的歷時變化。

圖2. “叫”雙賓句及其相關句式在近、現代漢語中的歷時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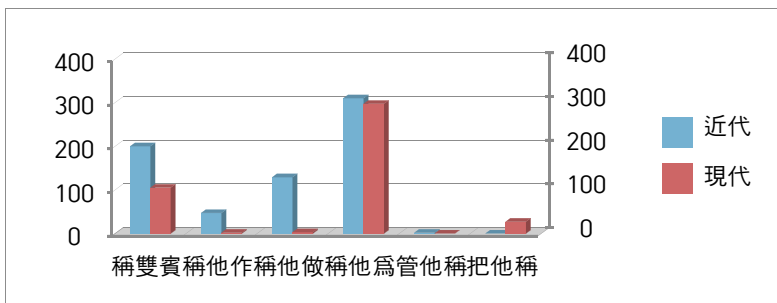
就上圖來看，不論近代或現代，“叫”主要還是用在雙賓句中。除了雙賓句以外，“叫～作”句式、“叫～爲”句式在近、現代都很少使用，“叫～做”句式在歷時上發生了一些變化，由近代的1.6%下降到現代的0.3%，現在很少使用，而“管～叫”和“把～叫”句式則恰恰相反，分別從近代的0.1%、0.1%上升到現代的1.9%和0.7%，呈現越來越常用的趨勢。可以看出，“V～作”、“V～做”、“V～爲”等連動句式在與“叫”結合時，都變成了劣勢句式，而“管～V”、“把～V”等介詞句與“叫”結合以後却越來越具有優勢了。

圖3. “喊”雙賓句及其相關句式在近、現代漢語中的歷時變化



如上圖所示，出現次數較低的“喊”在近、現代漢語中大部分也只是用在雙賓句中。另外，除了“喊～做”、“喊～爲”在近、現代漢語中少量使用以外，“喊～作”、“管～喊”、“把～喊”句式連例句都未能搜到。不同于文言形式的“稱”，“喊”在表達“稱呼”義時，與“叫”幾乎沒有太大的語用上的區別，因此在使用過程中相關句式慢慢被淘汰，也是符合語言發展規律的。

圖4. “稱”雙賓句及其相關句式在近、現代漢語中的歷時變化



“叫”、“喊”主要用于雙賓句，而如上圖所示，“稱”雖然在雙賓句中的頻率也相對較高，但不論近代或現代，出現在“稱~爲”句式中的頻率最高，近代漢語中占了31%，到了現代雖有下降，也占了29.7%。另外，在近代漢語中“稱~作”、“稱~做”句式的使用頻率也相對較高，分別占了4.7%和12.9%，但到了現代却降至0.2%和0.3%，可以說很少被使用，越來越處於劣勢。不過“把~稱”，或者說“把~稱爲”句式在現代漢語中却慢慢出現漲幅，受到了人們的歡迎。“稱~爲”句式的優勢地位與“稱”這一文言表達在書面語中持續不衰地使用息息相關。本文通過《現代漢語頻率詞典》(1986)對“叫”、“喊”、“稱”進行對比分析後發現，“叫”的使用頻率最高，大部分用于文學作品以及生活口語中，“喊”的使用頻率居中，主要出現在文學作品中，而“稱”的使用頻率最低，主要出現在科普書刊和報刊政論中，很少用在生活口語中<sup>17)</sup>。

## V. 結語

通過上述對具體語言情況的統計分析，我們發現稱呼類雙賓句及其相關句式在近、現代漢語中經歷了程度不一的更替現象，大體內容可以總結為下列幾點。

(1) 包含“叫”的雙賓句在近代不常出現，到了現代使用頻率却直線上升，這一歷時性的變化說明“叫”字雙賓句成為了具有優勢的句式。包含“喊”的雙賓句現代的使用頻率也高于近代。

(2) 除了沿襲古文用法的“稱~爲”句式仍舊具有生命力以外，其他“V~作”、“V~做”、“V~爲”等連動句式已經慢慢消亡，在現代漢語中只見于一些文言表達中。

(3) “管~V”、“把~V”<sup>18)</sup>句式在近代漢語中零星出現，可到了現代，“管~叫/叫

17) 下面是《現代漢語頻率詞典》中“叫”、“喊”、“稱”出現的詞次和語料分布情況。

	詞次	報刊政論	科普書刊	生活口語	文學作品
叫	1957	122	160	495	1180
喊	381	3	9	44	325
稱	210	62	93	6	4

18) 石毓智、李訥(2001: 2)在對“漢語語法化的歷程”進行討論時，曾對“把”句的產生進行了論述，他們指出「在漢語語法史上，一個語法化過程往往同時涉及到新標記和新結構的產生，兩者經常是同一變化的兩個方面，比如處置式的發展結果，一方面導致了指示謂語中心動詞之前受事名詞的語法標記“把”的出現，另一方面又引起新語法格式“把”字句的產生。」

作/叫做”、“把~叫/叫作/叫做”、“把~稱(爲)”等三個句式慢慢呈現出上升勢頭。

(4) “V~作”、“V~做”、“V~爲”句式的消隱與“管~V”、“把~V”句式的成熟正符合漢語語言歷時變化中連動句滋生出介詞句<sup>19)</sup>的發展脈絡，可以說雙賓句相關句式的歷時變化與整個漢語語言結構變化是同步進行的。

(5) 現代漢語中處於優勢的“叫”雙賓句、“稱~爲”句式、“把~V”、“管~V”等句式是各種稱呼類相關句式在近、現代歷史的長河中，經過優勝劣汰後，爲人們所挑選使用的句式。這些句式語義、語用或語體條件各不相同，各有特點，各有所長。“稱~爲”主要用于書面語，沿襲了文言文的古風，具有較強的生命力，“叫”雙賓句在口語和書面語中都可使用，結構簡單，省時省力，符合經濟原則，但其間接賓語的限制較強，本文在CCL中搜索了“把~V”、“管~V”等例句，有些包含“他”、“它”等簡單的間接賓語的例句可以與雙賓句自由轉換，但如“工友們把這里叫‘百寶屋’。”，“因此秦始皇修阿房宮的時候呢，管阿房宮叫做阿房宮前殿。”等例句，換成“叫這里‘百寶屋’”或者“叫阿房宮阿房宮前殿”却顯得非常別扭。

漢語作爲孤立語的代表，語序成爲了語法表達的重要手段之一。漢語在表達各類“稱呼”義時各種不同語序的句式交雜地交織在了一起，從近代到現代，這些句式在數量上慢慢簡化，在功能上也趨于專門化，這些句式的發展變化過程更是印證了從連動句到介詞句的發展脈絡。稱呼類雙賓句作爲典型的雙賓句，像“給予”類、“取得”類雙賓句一樣動詞後帶有兩個賓語，但在其他句法、語義特點上都很難找到共同點。稱呼類雙賓句的發展離不開其與相關句式的相互作用與影響，這種影響不但使一些旧的相關句式被淘汰，新的相關句式被使用，更使雙賓句，主要是包含“叫”的雙賓句成爲了更強、更具優勢的句式。

19) 石毓智(2001)曾指出漢語連動句中意義較寬泛，屬於次要位置的動詞容易被語法化爲介詞等語法成分，如“把”等。

## 【參考文獻】

## 1. 詞典與書籍

- 北京語言學院語言教學研究所編《現代漢語頻率詞典》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86。
- 貝羅貝，吳福祥、孫梅清譯〈漢語的語法演變—論語法化〉，吳福祥主編：《漢語語法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 侯學超《現代漢語虛詞詞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 呂叔湘《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 李臨定《李臨定自選集》河南，河南教育出版社，1984。
- 馬慶株《漢語動詞和動詞性結構(一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
- 石毓智、李訥《漢語語法化的歷程—形態句法發展的動因和機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 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58。
- 王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0。
- 趙元任，丁邦新譯《中國話的文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68。
- 朱德熙《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 2. 期刊論文

- 金瑛〈對“V+他(ta)+NP”句中動詞的研究〉，《중국어문학논집》76호，2012。
- \_\_\_\_\_〈“V+NP1+抽象名詞”中抽象名詞的分類及其句式的認知語義特點〉，《중국어문학논집》80호，2013。
- 霍生玉〈“管A叫B”格式的成因探究〉，《語文學刊》第6期，2010。
- 劉丹青〈漢語給予類雙及物結構的類型學考察〉，《中國語文》第5期，2001。
- 陸儉明〈雙賓結構補義〉，《煙台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7月，1988。
- \_\_\_\_\_〈再談“吃了他三個蘋果”一類結構的性質〉，《中國語文》第4期，2002。
- 박정구〈만다린 ‘給’의 용법과 그 통사 특성에 대한 고찰〉，《중국어언어연구》，1995。
- \_\_\_\_\_〈從“-개사구의 다중분포양상과 그 어법적 조건에 대한 고찰〉，《중국어학보》52집，2005。
- 沈家煊〈說“偷”和“搶”〉，《語言教學與研究》第1期，2000。

- 時兵 〈古漢語雙賓句再認識〉, 《安徽大學學報》第6期, 1999.  
 \_\_\_\_\_ 〈古漢語雙賓動詞研究〉, 《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4月, 2003.  
 王麗彩 〈“管A叫B”格式的多角度分析〉, 《語文研究》第3期, 2008.  
 張伯江 〈現代漢語的雙及物結構式〉, 《中國語文》第3期, 1999.  
 張敏 〈漢語方言雙及物結構南北差異的成因: 類型學研究引發的新問題〉, 《中國語言學集刊》第4卷 第2期, 2011.

### 【國文提要】

본고는 ‘叫’, ‘喊’, ‘稱’ 등이 쓰인 호칭류 이중목적어구문과 ‘V~作’, ‘V~做’, ‘V~爲’ 등 연동구문, ‘管~V’, ‘把~V’ 등 전치사구문들에 대해 통시적으로 고찰해보았다. 이러한 구문들은 근대한어, 즉 송, 원, 명, 청 및 중화민국시기에서 현대한어로 발전되면서 많은 변화를 겪었기에 본고는 이 두 시기에 구문들에 대한 말뭉치 검색을 통해 구체적인 사용 상황을 살펴보고 비교하였다. 본고의 분석 결과는 아래 몇 가지로 나눌 수 있다.

(1) ‘叫’가 쓰인 이중목적어구문은 근대한어에서 자주 쓰이지 않았지만 현대에 와서 사용빈도가 급격히 올라갔다. 이러한 변화는 ‘叫’이중목적어구문이 현대에서 생산성이 높은 구문이 되었음을 방증하기도 한다. ‘喊’이 쓰인 이중목적어구문도 이러한 상승세를 타면서 근대보다 현대에서 더 높은 사용빈도를 보였다.

(2) 고대 문언형식을 답습한 ‘稱~爲’구문 외에 기타 ‘V~作’, ‘V~做’, ‘V~爲’ 등 연동구문들은 모두 점점 살아지는 추세를 보였다. 현대한어에서는 일부 문언표현에서만 볼 수 있었다.

(3) ‘管~V’, ‘把~V’ 등 전치사구문은 근대한어에서 조금씩 쓰였지만 현대에 와서 그 중 ‘管~叫/叫作/叫做’, ‘把~叫/叫作/叫做’, ‘把~稱(爲)’ 등 세 구문이 천천히 상승세를 타기 시작하였다.

(4) ‘V~作’, ‘V~做’, ‘V~爲’구문의 소실과 ‘管~V’, ‘把~V’구문의 상승세는 중국어의 일부 전치사구문이 연동구문에서 비롯되었다는 점에 부합되는 현상이므로, 다시 말해서 호칭류 이중목적어구문과 관련구문의 통시적인 발전은 중국어의 통사 구조의 변화와 발걸음을 같이 하였다고도 할 수 있다.

(5) 현대한어에서 많이 쓰이는 ‘叫’이중목적어구문, ‘稱~爲’, ‘把~V’, ‘管~V’ 구문들은 통시적으로 선택받은 구문들로, 의미, 화용, 문체 등 측면에서 모두 각각의 특징과 장점을 가지고 있다. ‘稱~爲’는 고대 문언을 답습하여 글말에 많이 쓰이고 ‘叫’이중목적어구문은 구조가 간결하고 경제 원칙에 부합된다. 하지만 통사적 제한, 특히 간접목적어가 제한을 많이 받는다. ‘把~V’, ‘管~V’는 ‘叫’이중목적어구문과 비교할 때 구조가 복잡하다는 단점을 가지고 있다.

중국어는 고립어로, 어순이 매우 중요한 역할을 맡고 있다. 그런데 근대한어에서 여러 가지 복잡한 어순을 가진 구문들이 호칭류 이중목적어구문과 같이 복잡하게 쓰였다. 현대에 이르러 그 중 일부가 점점 사라지면서 구문의 수가 줄어들고 구문 각각의 전문성도 가지게 되었다. 호칭류 이중목적어구문은 전형적인 이중목적어구문 중의 하나지만 ‘수여’ 혹은 ‘취득’의미를 가진 이중목적어구문과 동사 뒤에 목적어를 두 개 가졌다는 점을 제외하고는 통사, 의미적으로 매우 큰 차이를 가지고 있다. 그러므로 호칭류 이중목적어구문의 특징을 심도 있게 고찰하려면 우선 관련 구문들을 같이 살펴봐야 한다. 이러한 구문들은 호칭류 이중목적어구문과 서로 작용하면서 그 중 일부가 사라지기도 하고 더욱 생명력을 가지기도 하였다. 그 중에 가장 중요한 것은 ‘叫’이중목적어구문이 이러한 작용력에서 파급력이 더욱 강하고 확장되어 사용할 수 있는 구문이 되었다는 점이다.

### 【主題語】

이중목적어구문, 호칭류 이중목적어구문, 통시적 비교, 근대한어, ‘叫’, ‘稱’, “稱~爲”, “把~叫做”, “管~叫”

투고일: 2014. 7. 15 / 심사일: 2014. 7. 20~8. 5 / 게재확정일: 2014. 8. 10